



本文作者姐姐,笔名夏真,著名作家,二级教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作者供图

我和我姐“同框”

□朱嘉俊

想起小时候的故事,鼻子酸酸的。也就是住在县衙街的时候吧,姐拉着我小手蹦着取暖那年,我的脚被玻璃割破感染了,姐背着我,一天两次,进进出出地去卫生院换药、打针。

当时我们一家八口人居住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爸妈一个床,我和奶奶一个床,大姐一个床,二姐和小姐睡在八仙桌下面,哥哥在八仙桌上铺个木板,也成了个床,房间利用率极高。那个年代宁波还有臭虫,“六六六”药粉也治不了它们。棕棚的缝隙里、木板墙壁的窟窿里,密密麻麻地爬着,一个个撅着红屁股——那红色,都是吸了我们的血!现在想起来,还直起鸡皮疙瘩。

姐去读大学了,挑着一个箱子走的。姐毕业了,又去了部队农场。在我床底下留下了一个箱子,一箱的书:《现代汉语修辞》、王力的《古汉语》等。就是这些书籍和几大本读书笔记,让我在五年的代课生涯中如鱼得水。从小学五年级语文教起,到望春中学的高一语文(那时候高二即是毕业班)、西郊社中心的初三语文,全靠它们打底。也就是这些大学的教材和姐的笔记,让我在以后的宁波教育学院、甬江业余学校、电大的学习中,古代汉语成绩一直遥遥领先。三个学期考试,每次都在85分以上。

这次和姐“同框”实属偶然。

2022年4月8日,姐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篇文章,是她小孙女王子彦的作文及她的点评。然后,接二连三都有上传。我敏感意识到:如果积累下来,达到一定数量,绝对是本很好的写作辅导读物。我们搞文学创作时一本秦牧的《艺海拾贝》翻来覆去,爱不释手……但这些都是成年人的。孩子们缺少一本零距离的、能走心的写作辅导书。

我决定把它保存下来。我和姐说:“语文老师不一定会写作,作家不一定会讲课,你刚好是全能。”

然而姐根本没有精力去整理出

版这些小东西,姐出版的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不要太多,她所追求的是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我计划自己来做这件事。

时间在慢慢地过去,王子彦的写作水平在迅猛提高,从稚嫩的几百个字到会像模像样地写小说,我的文件夹慢慢变厚了。我的想法更成形了——把它整理出来,送给我结对扶贫的助学对象:云南省小凉山彝族的孩子们。他们一定会很喜欢。对,王子彦和姐的写作对话,绝对是“前无古人”!

说不准,若干年以后,会有个全国出了名的作家感慨:“是当年浙江宁波的爱心人士,送来了一批《作家奶奶教我写作文》的书,让我从此喜欢上了写作!”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姐,姐大力支持。不过,她提了两个要求:

第一,她想将此书稿送给骆驼中学作为校庆的礼物,最好让他们先用——当年姐在那里读过初中。姐有情有义,对此念念不忘。

第二,此稿先在《未来作家》的公众号上连载——姐兼任着《未来作家》杂志主编。那杂志办得很棒,是专门发表和指导中小学生学习写作的平台。

我爽快答应。

目前,这两件事全都达成了,现在,轮到我风风光光做这件事啦!9月,开学之际,我要将此书送到小凉山孩子们的手里。

当我写完《作家奶奶教我写作文》的前言时,姐问我,《前言》是你个人出面还是某机构出面,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个人署名!”好不容易和大作家姐姐有“同框”的机会,我岂会傻傻地放弃?

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,我跟姐同个属相,相差整整12年。也许同属金命,我俩做事都是一个性子:干脆利落快节奏,绝不拖泥带水。

与姐“同框”,真好!姐是我这辈子都得仰视的楷模,感谢老天恩赐,给了我一个老师姐姐。

班长方金安

□武晋宁

当过兵的人,无论他以后怎么样,最感激最难以忘怀的就是自己的班长。

班长是“兵头将尾”的官,是直接和士兵打交道的人。士兵们通常十七八岁,在家还是孩子,到了部队就要独立生活,人情世故、洗衣叠被……全靠班长一点一点来教来带。班长,实际上就是兄长、师长、家长的概念,尽管他只比自己带的兵大不了几岁。

我的班长叫方金安,是一军二师六团二营营部的通信班班长,1971年入伍的兵,只比我早当兵两年。

在方班长麾下当兵的时候,部队正在湖北汉川县的武汉军区沉湖农场搞军农生产。说白了,就是种稻子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。

方班长是广东东莞人,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,深眼眶、浓眉毛、厚嘴唇,大脚片子,走路时步速很快,并向左右晃动,像沿海渔民,有着很明显的广东人特征。印象中方班长从未犯过错,什么事情都是深思熟虑后的自然而为。营里所有的领导,个性作风各有不同,但都很信任他、依靠他。当然,我们这些人更是如此。

方班长非常阳光,是遇事从不知道愁、任何时候都带着笑意、干活从不知道苦累的这种类型。经常把胳膊弯起来,鼓出疙疙瘩瘩的肌肉块向我们卖弄地说,你看!

方班长给我们上课,讲通信班的职责和干好工作的方法技巧,平常也给我们讲道理,传授在部队怎样当兵,带广东味的普通话很好听。

方班长干活很卖力气,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苦。种稻子、放鸭子的所有技术窍门他都知道,手拿把掐。

我对方班长印象最深的是他挑着鸭蛋去卖的动作和形象。

入湖生产的两年间,营部养了一大群鸭子,各连队也都建有鸭棚,养有大批鸭子,每天能收很多鸭蛋。除了拿出一部分上集市卖给老百姓之外,绝大多数是保障部队

自己的,所以在沉湖鸭蛋是放开来吃的。二营营部食堂时不时地炒一大盆上桌,这种盆大小如洗衣盆,是炊事班用来盛大锅菜的军需品。

吃不完的鸭蛋怎么办?于是卖鸭蛋成为他的一个专项工作。满满装上两大筐,蹲下身子,扁担上肩,两腿一使劲,打着赤脚就上路了。这事基本上他一人就干了,有几次我想去集市看看,也要求和他一道去,他乐呵呵地答应了,结伴去老百姓聚集比较多的二河镇,或万福闸的集市。人来人往的集市很热闹,不一会鸭蛋就卖光了。拿着卖来的钱,再去买肉、菜,挑回营部改善大家伙食。

我和方班长还有一段时间一起放过鸭子。身上穿着标准的“三件套”(上着老棉袄,下穿大裤衩,腰间系根稻草绳),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背一顶大竹帽,光着大脚丫去到鸭棚。鸭子们只要看有人来了,嘎嘎声顿时大起来,争先恐后前呼后拥地迎上前来。打开圈门,鸭子们扑腾着翅膀,摇摇摆摆地鱼贯而出……我们一前一后,赶着一大群鸭子下河吃鱼虾、去稻田吃收割时剩下的零星稻子。吆喝鸭群的声音我记不得了,反正嘴也不闲着,用吆喝声和长竹竿指挥鸭子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,过河下田,鸭子们很听指挥,好玩极了。

因为太优秀了,没过多长时间方班长就提干了。开始是营部书记,后来又下连当排长。排长是带兵的,营里领导可能想让他去带带兵,有资历有经验了再重用。后来我离开营部调到团轮训队后,因为离得远,联系就少了。后来我又去上军校,就断了联系。

几十年后他的去向有点众说纷纭,但不管哪个消息确切,他都干得不错。

所以正应了部队那句教育人的话:在部队干得好的人,到地方也不会差到哪去。